

卷

精校
古今醫案按
三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古今醫案按卷第三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貽賢

瘧

張戴人曰嘗觀刺瘧論心欲試之會陳下有病瘧二年不愈者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治之予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藥乃取內經刺瘧論詳之曰諸瘧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予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又云一書生病瘧問曰一作將秋試及試之曰乃瘧之期書生憂甚誤以葱蜜合食大吐涎數升瘀血宿食皆盡同室驚畏至來曰入院瘧亦不發蓋偶得吐法耳

附資生經曰有人患久瘧諸藥不效或教之以灸脾俞即愈更一人亦久瘧聞之亦灸此穴而愈蓋瘧多因飲食得之故灸脾俞得效

羅謙甫治書吏高士謙年踰四十至元戊寅七月間因官事出外勞役又因過飲午後大發熱而渴冰水不能解早晨稍輕減服藥不效羅診其脉弦數金匱要畧云瘧脉自弦弦數者多熱內經云瘧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肌肉故名曰瘧瘧士謙遠行勞役又暑氣有傷酒熱相搏午後時助故大熱而渴如在甑中先以柴胡飲子下之後以白虎加梔子湯數服而愈

震按此係夏秋新得之瘧乃實證也又係瘧瘧故用寒下之法然其證易識易治不比丹溪諸案之難辨難治

丹溪治一婦人久痢因哭子變瘧醫與四獸飲之類一日五六作汗如雨

不止。凡兩月。朱診之。脉微數。食少疲甚。蓋痢後無陰。悲哀傷氣。又進濕熱之藥。助起旺火。正氣愈虛。今汗已大出。無邪可治。陰虛陽散。死在旦夕。豈小劑之所能補。遂用參朮各二兩。白芍一兩。黃芪五錢。炙甘草二錢。濃煎。頻服。兩日寒熱即止而愈。

又治一少婦。身小味厚。瘕瘧月餘。間日發於申酉。頭痛身熱寒多。口乾喜飲。極熱辣湯。脉伏。面色慘晦。作實熱痰治之。以十棗湯為末。粥丸如黍米大。津燕十粒。日三次。令淡飲食。半月後大汗而愈。

僉憲詹公。年近六十。形狀色蒼味厚。春得瘕瘧。丹溪視之。知其飫於醲肥者。告之曰。須卻慾食。淡調理。浹月得大汗。乃安。公不悅。一人許以易愈。與劫藥三五貼。病退。旬日後又大作。又與之。又退。綿延至冬。又求治於丹溪。知其久得藥。痰亦少。惟胃氣未完。天寒欠汗。非補不可以。一味白朮為末。粥丸。空腹熱湯下二百丸。盡二觔。大汗而愈。如此者多。但畧有加減耳。

一富人年壯。病瘧。自卯時寒至酉時方熱。至寅初方休。一日一夜止。甦一

時因思必為入房感寒所致。及問之。九月暴寒。夜半有盜。急起。不着中衣。當時足即冷。十日後瘧作。蓋足陽明與衝脉合宗筋。會於氣街。入房太甚。則足陽明衝脉之氣皆奪於所用。其寒乘虛入中。舍於二經所過脛所會足跗上。於是二經之陽氣益衰。不能滲榮其經絡。故病作。卒不能休。乃用人參白朮大補。附子行經。加散寒之藥。以取汗。數日不得汗。病如前。因悟足跌道遠。藥力難及。用蒼朮川芎桃枝煎湯。以器盛之。浸足至膝。一食頃以前所服藥飲之。其汗通身大出。病即已。

一老人患瘧。嗽半載。脉之。兩手尺數而有力。色稍枯。余料之。必服四獸飲等劑。中焦濕熱下流。伏結於腎。以致心火上連於肺。故瘧嗽俱作。用參朮升柴黃芩黃連。二三日與黃栢丸服之。兩夜夢交通。來告急。余語之曰。此腎中熱解。乃從前陰精竅而散走。故為是夢。勿憂。次日瘧嗽頓止。

浦江洪宅一婦。病瘧三日。一發食甚少。經不行。已三月。丹溪診之。兩手脉俱無。時當臘月。議作虛寒治。以四物加附子吳茱神麴為丸。心疑誤。次早

再診見其梳粧無異平時。言語行步並無怠倦。知果誤矣。乃曰：經不行者，非無血也。為痰所碍，而不行也。無脉者，非氣血衰而脉絕，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脉，而不見爾。以三花神佑丸與之。旬日後食稍進，脉漸出，但帶微弦。瘧尚未愈。因謂胃氣既全，春深經血自旺，便自可愈，不必服藥。教以淡滋味，節飲食之法。半月而瘧愈，經亦行。

震觀丹溪諸案，思深而法備，真有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妙。較之劉李誠出其右。後人猶欲詆毀之，何異蚍蜉撼樹，斤鷄笑鵬鵬哉！

虞天民治二男子，年皆踰四十五，各得瘧瘧三年矣。俱發於寅申巳亥日。一人晝發於巳而退於申，一人夜發於亥而退於寅。虞曰：晝發者，乃陰中之陽，宜補氣解邪，與小柴胡湯，倍加柴胡人參，加白朮、川芎、葛根、陳皮、青皮、蒼朮。夜發者，為陰病，宜補血疎肝，用小柴胡湯，合四物，加青皮。各與十貼，俱加薑棗煎於未發前二時服，每日一貼，服至八貼，同日得大汗而愈。

震按：二證為同中之異。花溪分別精細，用藥熨貼，故八貼即愈。然亦緣

瘧已三年。發時不爽。乃得間而入。如其不然。當另有說。但於未發前二時服。又云。每日一貼。則不發之日。亦依其時而服耶。

薛立齋治一產婦。患瘧久不愈。百病蜂起。其脉或洪大。或微細。或弦緊。或沉伏。難以名狀。用六君子加炮薑二十餘劑。脉證稍得。又用參朮煎膏。佐以歸脾湯。百餘劑而痊。

又治一婦。久瘧。形體怯弱。內熱晡熱。自汗盜汗。飲食少思。月事不行。服通經丸。病益甚。此因虛而致瘧。因瘧而致經閉。用補中益氣湯及六味丸各百餘劑。瘧愈而經行矣。

震按藥已對病。尚百餘劑始愈。設醫者拿不定。則見異而遷。病者信不真。則半途而廢。必至前功盡棄。因知虛證用補。慎毋欲速。

汪石山治一人。形瘦色脆。年三十餘。八月因勞病瘧。寒少熱多。自汗體倦。頭痛胸痞。晷欬而渴。惡食。大便或秘或溏。發於寅申。已亥夜。醫欲從丹溪用血藥。引出陽分治之。汪診其脉濡弱。近駛稍弦。曰。觀色察脉。乃屬氣血。

兩虛瘧已深入厥陰矣。專用血藥不免損胃。又損肺。淹延歲月。恐久瘧成勞也。蓋嗽渴固宜養陰。自汗惡食胸痞。豈血藥所能獨理。古人用藥立例。指引迷途耳。因例達變。須後人推廣之。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川芎黃柏枳實神麴麥冬。倍用參朮朮煎服。三十餘貼。諸證稍除。瘧猶未止。乃語之曰。今當冬氣沉潛。瘧氣亦因之以沉潛。難使浮達。況冬月汗孔宜乎閉固。而瘧則必須汗解。當此蟄藏之令。安得違天時以汗之乎。且以參朮枳實陳皮歸身黃芩九服。胃氣既壯。來年二月瘧當隨春氣而發泄矣。果如期而安。

震按冬藏難使浮達。亦備啟悟之一端。其不用血藥。誠為高見。然補中益氣之升柴已與嗽渴自汗不相宜。更加川芎何謂。

一人年三十六月。因勞取涼夢遺。遂覺惡寒。連日慘慘不爽。三日後頭痛躁悶。家人診之。驚曰。脉絕矣。議作陰證。欲進附子湯未決。請汪治。汪曰。陰證無頭痛。今病如是。恐風暑乘虛入于陰分。故脉伏耳。非絕也。若進附子

湯誤則莫解。姑待以觀其變。然後議藥。次日未末申初。果病寒少熱多。頭
痛躁渴痞悶。嘔食自汗。大便或瀉或結。脉皆濡小而駛。脾部兼弦。此非尋
常祛瘧燥烈之劑所能治。遂用清暑益氣湯。去蒼朮。升麻。加柴胡。知母。厚
朴。川芎。以人參加作二錢。黃芪錢半。白朮當歸各一錢。煎服二十餘貼而
愈。

震按脉證有可疑處。猛浪投以重藥。脫有所悞。噬臍何及。姑待以觀其
變。真老醫之獨到處也。

一人年二十餘。八月因勞病瘧。汪診之。脉數皆六至而無力。曰。古人云。形
瘦色黑者。氣實血虛也。間曰發于午後。亦血分之病也。以色脉論之。當從
血治。但今汗多。乃陽虛表失所衛。消穀善飢。乃胃虛火乘其土。俱為氣虛
之證。仲景法有憑證不憑脉者。茲當憑證作氣虛治。以參芪各三錢。白朮
白芍麥冬各一錢。歸身生地甘草各七分。知母陳皮各五分。煎服二十餘
貼而安。

震閱石山治瘧案二十二條所載脉象。或曰浮濡無力。或曰浮而欲絕。或曰濡小而緩。或曰浮大而濡。或曰濡弱近駛稍弦。或曰數而無力。是分明參芪朮草之病。無甚疑難。少分寒熱。自易取效。故僅登三條。餘可類推。

王肯堂云。外祖母虞太孺人。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予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甘辛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巳。以知母石膏黃芩之苦甘寒。以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巳。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使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而止。

震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證加減法。最為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也。李士材治新安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

李士材治相國沈銘鎮患瘧吐蛇悶不思食。六脉沉細。李曰。瘧傷太陰中。

寒蛔動也。用理中湯加烏梅三個、黃連五分。四劑後，胸中豁然，寒熱亦減。虵亦不吐，去黃連，加黃芪二錢、生薑五錢，五劑而瘧止。

繆仲淳治梁溪王興甫，偶食牛肉，覺不快，後遂發瘧，飲食漸減，至食不下咽。已而水飲亦不下。白湯過喉間，嘔出作碧色，藥不受。小便一滴如赤茶，大便閉。諸醫束手，繆視之，令仰臥，以指按至心口下偏右，大叫。因詢得其所由，即用礬紅和平胃散作末，棗肉和丸。白湯下三錢，至喉輒不嘔。水道漸通。次日下黑物數塊如鐵，其病若失。再以人參、麥冬各五錢，橘紅、白芍各三錢煎服，四日起。

震按理中加梅連以治吐蛔，礬紅和平胃散以治停滯牛肉，原非奇方異法，然與諸案病情稍別，故錄之。

僧慎柔治淮安客年三旬外，季夏患瘧瘧，但熱不寒，連日發於午後，熱躁譫語。至次日天明纔退，數日後忽腹痛，晝夜無間，勺水不進，呼號欲絕。遇瘧發時即厥去，醫治不效。求慎柔診之，脈弦細而濡，乃謂弦細為虛，為暑。

而濡為濕。蓋暑邪成瘧。濕熱乘虛內陷。而腹痛。用酒炒白芍一兩。炙甘草一錢五分。水煎。調下天水散五錢。服後腹痛如失。次日瘧亦不發。
震按此與繆仲淳用丹皮汁煮滑石法同。而此少遲之。且腹痛甚。遇瘧發即厥。恐戊己天水未必效。

高果哉治張習可五月間受微雨及風冷。遂患三陰瘧。發於暮。熱甚於夜。至九月中。診得六脉虛數。此陰虛而暑入陰分。最難治。當先升舉其陽。用生地當歸川芎白芍炙草知母乾薑乾葛升麻柴胡薑棗煎服。四劑後加首烏人參。又定丸方。首烏四兩。生地三兩。參朮當歸龜版猪苓知母黃芩山查各二兩。柴胡一兩六錢。牛膝一兩五錢。乾薑穿山甲各一兩。甘草五錢。活蟹一個。入砂仁末二兩。煮取蟹肉同藥搗勻。烘乾。其骨亦炙為末。加入荷葉湯法丸。服完全愈。

又治高文甫三陰瘧三月餘。用首烏生地當歸白朮知母青皮枳殼升柴煨製穿山甲薑棗煎服。過瘧期三轉。第二次用生地一兩。老薑一兩。第三

次用當歸一兩薑皮一兩第四次用白朮一兩薑皮一兩每貼加桃葉七片三轉後檢不破荷葉烘燥為末三白酒調服五錢又三轉瘧漸止但骨節腰膝疼痠無力行走腹上常熱乃用四物湯加首烏枸杞芡肉杜仲牛膝白朮甘草虎骨麥冬五味貝母橘紅為末活鱉一個煮取肉搗藥烘乾鱉甲骨俱炙燥研末加入以酒蒸常山四兩煎濃汁煮棗為丸薑湯送下三四錢

震按果哉先生乃王金壇之高弟準繩序中所謂嘉善高生隱從余游因採取古今方論命高生次第錄之者是也予童時習聞父老傳誦其治病如神著有醫林廣見及雜證二書未曾刊印世人得之者珍如拱璧又有醫案數卷立方頗多奇巧然險峻者亦難輕試畧選數條以存吾邑之文獻云耳

喻嘉言治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喻診其脉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

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今晚宜用人參二兩煎濃湯預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便覺精神恍惚。覓得參至。瘧已先發矣。喻甚徬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無益也。只得姑俟瘧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喻喜曰。白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甦。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喻曰。此正神覓之離舍耳。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駟馬之力追之。尚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震按。高鼓峯治新安程結先子病瘧。皆從此案描出。但每日辰時大寒。午時大熱。熱即厥。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頰脫涎水。從口角湧出不止。日流數升。至丑時始汗解。飲食不進。昏冒欲絕。其為虛甚。尤易識耳。惟以大

劑參芪桂附而兼熟地是宗景岳法與喻案稍不同

又治中尊陸六息久瘧一日輕一日重食減肌瘦困倦噯氣嘉言云是由飢飽勞佚所感受傷在陽明一經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噯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一日輕一日重者因時日干支之衰旺與人身相關故甲丙戊庚壬為陽乙丁己辛癸為陰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當以理中湯助胃家中脘俾得運用則下脘之濁氣自能傳入腸中而大便不艱不復升至胸中而膈間寬快矣

震按此條議論通暢而干支衰旺之說前人從未道及可比昌黎之張皇幽渺矣

張路玉治張怡泉年七十五居恒常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秋間病瘧誤

用常山止截藥一劑遂致人事不省六脉止歇按之則二至一止舉指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歇熱退則止歇如前此真氣衰微不能貫通於脉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熱之時邪氣衝激經脉所以反得開通此虛中伏邪之象乃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當知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仍用常山為嚮導耳連進二服遂得安寢但寒熱不止脉如前乃曰進人參一兩分二次進并與稀糜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漸減脉微續而安

震按此條論歇止脉最有見其用常山法與楊介以冰煎藥皆為巧作然寒熱不止脉止如前巧且無益惟曰進人參一兩不兼他藥真大巧若拙也

又治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瘧昏熱譫語喘乏遺尿或者以為傷寒譫語或者以為中風遺尿危疑莫定路玉曰無慮此三陽合病譫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證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啜而安

震按內經論痺瘧。純是實熱證。故推其未病。則曰中氣實而不外泄。溯其受病。則曰用力出汗。風寒舍於皮膚分肉。究其病發。則曰陽氣盛而不衰。經文雖不言脉。諒脉之洪實有力可知也。此條係痺瘧。故譌語遺尿不死。然八旬之外。有此證。死者甚多。勿輕以此案作榜樣也。中翰金瀉還乃郎。八月間患瘧。發于辰戌丑未。而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熱。直至初夏。石頑診其六脉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應。每服加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土有權。而邪併至陰也。仍與前藥四服。而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

震按此案與虞花溪案同閱。始知輕重各有妙處。

飛疇治沈子嘉平。向來每至夏間。臍一著扇風。則腹痛。且不時作瀉。六脉但微數。無他異。此腎藏本寒。閉藏不密。易于招風也。下寒則虛火上僭。故脉數耳。曾與六味去澤瀉。加肉桂肉果五味白蒺。作丸服。因是臍不畏風。